

记忆深处  
王若幽兰

## 母爱深似海

母亲好像一根蜡烛，温暖我的心田；也宛如一盏明灯，照亮我的心灵深处；又似炉火一般，无私奉献着。每当我看到母亲慈祥的面庞，便会想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幼时往事。

那是一九年的秋天，正值国庆，本该欢天喜地的时刻，我却发生了意外——右脚被自行车轮绞伤了，很严重的外伤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一直忙于工作的母亲，二话不说赶了回来，将我送往医院。我坐在母亲怀里，这时才发现母亲眼里含着泪，自己也不禁潸然泪下。

住了七天医院以后，医生嘱咐母亲，要每天给我换药。在瑟瑟的秋风中，落叶顺着秋风飘到了地上，母亲总是日复一日坚持着这些动作：拿出纱布，轻轻地抬起我的脚，放在她那纤细单薄的腿上，用棉签蘸取碘液，小心翼翼地给我涂抹，生怕将我弄疼。“我的劲使大了没？疼不疼？需要我再轻一点吗？”这一句句关心的话语，都出自母亲之口。我很想回答，可话到嘴边，却有些哽咽。

月华似水，铺满了愁思悠悠，秋天的气息也在浓浓的夜晚尽情绽放。母亲似灯，带有一种明亮的光，每当深夜来临，是母亲陪伴着我，如此默默无闻。

秋叶凋零了整个季节，明月凄凄，好像是一张流泪的脸——仿佛是母亲的。回忆往事，历历在目。母亲给予我最好的生活，以及无私的爱，自己却承受了无尽的辛酸。现实中的母亲已然老去，头上渐渐有了白发，但依然慈祥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？

“黄帝”乃华夏之始祖。《史记》曰：黄帝姓公孙，名轩辕，幼而聪敏，成而聪明……黄帝在位，播百谷草木，大力发展生产，制衣冠、建舟车、制音律、作《黄帝内经》……彰华夏智慧，谱炎黄文明，功勋何其多，在此不赘述。

“黄帝陵”得万全之庇护，启最佳之精神。天下共主，五帝之首，改蛮荒向文明，收失地而谋统一，变杂乱为有序。受万民景仰，蒙天地恩泽，汇四方力量，彰华夏智慧。

居人多老翁”。可见菊花的药用价值极高。不仅想起小时候，母亲常常采来野菊入菜，做粥，我们有时候口舌生疮、嗓子疼痛，母亲也会冲一杯菊花茶加上冰糖看着我们喝下去。没想到喝过几次，我们的小症状就真的消失了。秋霜过后母亲会大量地采摘野菊花，晒干了留着做菜做汤，我问母亲为什么要下了霜才采菊花，母亲告诉我：“霜染菊花肥，经霜后的菊花药性大。”后来我工作以后，经常对着电脑打字，母亲专门采集了家乡的野菊花给我邮寄过来并嘱咐我：“菊花平肝明目、清热解毒，多喝菊花茶对你眼睛好。”

“秋菊能傲霜，风霜恶重重。本性能耐寒，风霜其奈何？”菊花是寒冷深秋里的一抹亮色，他们沐雨栉风，不屈服，不盲从，凌霜而开，迎霜愈艳，或团团簇簇，或一枝独秀，不管怎样，都是美的！

江南，名实本相符。绛囊因入贡，银杏贵中州。”同行的游人补充道杨万里在《德远叔坐上赋看核八首银杏》也有写道，“未必鸡头如鸭脚，不妨银杏伴金桃。”弯腰捡拾几片，捧在手心仔细端详一番始觉样子真有点像鸭脚，有些叶子还没黄透便掉落了，正是张无尽笔下所描绘的“鸭脚半熟色犹青”。朋友打趣地叫我尝尝“鸭脚”的味道，我却笑她用词奇怪，怎么能将鸭掌、鸡爪、猪蹄叫做鸭脚、鸡脚、猪脚。

勤恳的老黄牛还在村口吃草，池塘边的鸭子嘎嘎画着圈儿，一排排小鸡欢快地在村子里游荡，毛茸茸的青苔铺满了一层又一层墙皮，门上铁环的斑斑锈迹已被打磨得光滑，金黄的银杏编织着秋日的绚烂，那时的欢声笑语还在耳边回荡，时间走了好久好久，而我的记忆却常常驻足于此。

至中华民国成立，遇倭寇入侵，国红两党均前往拜祭。昭告列祖列宗，抵御外敌入侵，同仇敌忾，保家卫国。千难万险，建国建党，经年历久，感念黄帝祖先之恩德，传承古老华夏之智慧。

在了院子一角，没想到他竟然在那里安家落户了，几经风霜竟然也开成了一片。一到秋天，院子里那一角就变得明晃晃的，那一丛野菊开得明艳，开得纯粹，像一抹温暖的阳光落在了那里，闲来无事，邀几位好友喝茶赏菊，倒也别致有趣。

曾经参加过植物园举行的赏菊活动，那菊花真是成千上万，各种颜色，各色品种铺天盖地地向我压来，那场景美则美矣，可总觉得少了一株菊花和一丛菊花的飘逸。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一株菊花在草丛里露出头来给我的惊喜。总觉得菊花有一股高冷的气质，不需要扎堆，也不需要刻意的阿谀奉承，他刚强、素雅、坚贞，不以鲜艳姿色取媚，他凌霜傲雪，一身傲骨，更适合在秋风里一枝独秀。就像宋代诗人郑思肖诗中赞扬的那样“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篱趣未穷。”

汉朝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：“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”。宋代诗人苏辙也曾写道：“南阳白菊有奇功，潭上

酸梅粉的芒果，清甜可口、沁人心脾，就像那时朋友的陪伴让异乡漂泊的我得到了几丝宽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眼前的景色温柔地走来，整个村庄都是银杏的世界，走在落满叶子的石头路上，扇扇银杏叶簇簇地落满屋檐后，仿佛跌落在金色的童话小镇。最大的“白果王”有三十米之高，苍劲笔直地向下延伸，抬头看银杏翩翩，一树一树的叶子垂下来好似蝴蝶扇动着金边的翅膀。指尖摩挲过粗糙的树皮，绕着年轮刻画过圈圈点点的轨迹，与饱经风霜的时光老人对话，我仿佛看见银杏树成长时的风霜雨雪、雾霭流岚，我仿佛看见它穿越时空铆劲儿扎根的坚韧。旁边两株年轻的银杏树像一对舞者在云里深情相拥，顾长的树枝向外弯曲缠绕，也铿锵有力地相互托举，随风吟跃动着探戈的曼妙。

一旁的导游说，古人将银杏称为“鸭脚”，欧阳修有诗曰：“鸭脚生

赫然，字浑厚，形流畅，系文豪郭沫若所书。上日期，下签名，谓崇敬。

古有康熙，雍正，乾隆等皇帝敬拜，场面宏大隆重，又有遇事特祭，并数次立碑修缮；亦有台胞侨胞跋山涉水，远赴桥山，共祭“黄帝陵”。

抚慰人间  
杨丽丽

## 霜染菊花朵朵香

院子里的一丛菊花开了，团团簇簇的花瓣在枝头层层绽放，热闹极了，金黄金黄的色彩，在阳光的映照下亮得晃人眼睛，一丝丝香甜的气息在空气中流动，似乎都冲淡了秋霜带来的凉意。

菊花又名延年、寿客，自古就和梅花、兰花、翠竹并称为“花中四君子”，《礼记·月令篇》有记载：“季秋之月，鞠有黄华”，菊花是在百花落尽之后的秋季开放，因此菊花是秋天的精灵，也是秋天的象征。菊花是隐士，是智者，他的傲骨铮铮、凌霜飘逸更是被文人墨客们争相吟诵。

少时读诗书，就喜欢上了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这句，于是便对这种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心生向往，想象着自己在迟暮之年，也能在山脚下有一间自己的小屋，扎上竹篱笆的小院，左边种上菊花，右边一丛绿竹，不问世事，闲来饮茶，那是何等的潇洒惬意。

于是就从野外移植了一株野菊种

写意中国  
贺芋婷

## 炊烟深处有银杏

村庄的银杏叶黄了，层层叠叠晕染着群山，串串银杏果挂满枝头，嫩绿的叶子包裹着鹅黄色的果，好像襁褓里婴儿的皮肤般柔嫩。风微微颤动着树叶，思绪翻涌也勾起了我对往昔的惦念。

大巴车循着蜿蜒的山路开进海洋乡，漫山遍野的砂糖橘像一串串红灯笼缀满枝叶。道路两旁的芦荻花穗穗如雪，一摇一漾，划过光影的弧线，纷飞起风的姿态。远处迤迤的山峦做胚，蓝与白为色勾勒出一抹淡雅的青花。

一路上阿叔的腊肉、巧手阿婆的编织篮子、路旁麻绳编织的耕牛、斑驳的柴扉还在诉说着村庄的古朴，走过自制的酸嘢摊，北方人着实开了眼界，芒果、番石榴、菠萝、三华李、萝卜等各式各样的水果块裹满了火红的辣椒面，嫩黄、翠绿、艳红交织碰撞，斑斓的色彩发出诱人的信号，在朋友不停地劝说下，我咬上一口裹满

沧海桑田  
雨潇潇

## 祭黄帝陵

陕西有一陵，名“黄帝陵”，亦“轩辕墓”。坐延庆黄陵城，立北桥山之颠。“黄帝陵”高数米，周数十米，砌花墙，修台阶，陵前一石碑，写“桥山龙驭”。寓黄帝由此升天，前有红柱绿瓦，四角飞檐，精雕细刻。亭中“黄帝陵”